

## 《金瓶梅》所見的泉州方言詞匯\*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

近代漢語詞匯在現代各方言的保留情況，呈現出交錯縱橫的形態，明末《金瓶梅》的背景，有北蘭陵（山東）與南蘭陵（江蘇）之不同，但其中一些詞語，仍保留在南方的閩粵方言中。本文選取其中若干條帶有閩方言顯著特徵者，包括「生理」、「（吃）桌」、「板」、「臭肉」、「曆日」、「裝（粧）」等，顯示方言保留近代漢語詞匯複雜的一面，而認為依靠語言特點去決定文學作品的作者及其籍貫帶有相當的局限。

關鍵詞：閩方言詞匯、金瓶梅作者、近代漢語詞匯

### 1. 引言

#### 1.1

《金瓶梅》一書，自 1931 年在山西介休發現《新刻金瓶梅詞話》，即所謂的「萬曆本」、「詞話本」後，因為該書作者署名為「蘭陵笑笑生」，經吳晗、鄭振鐸的考證，把「蘭陵」定為山東嶧縣，故其後學者大多同意小說的語言就是山東方言，此中張鴻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sup>1</sup>隨著研究的深入，探索小說的作者成為「金學」的熱點，作者的可能人選多至三、四十人，不少學者從書中的方言入手，提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包括：

---

\* 本文蒙審查委員提出具體及富啟發性的修改意見，本文已加以吸納並據以修改，謹此致謝。

<sup>1</sup> 專著如《金瓶梅語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論文《金瓶梅的語言特色》，《徐州教育學院學報》，2003 年第 6 期等。

- (甲) 官話方言：黑龍江方言，見鄭慶山《金瓶梅論稿》之《金瓶梅的方言》<sup>2</sup>。  
另霍現俊《金瓶梅發微》把小說地理背景定在北京，<sup>3</sup>而張丹、王舒合著的《金瓶梅中的歷史謎團與懸案》說《金瓶梅》的語言雖然有「集納八方的特點」，而能具備這種帶有共同語特點的方言，就是北京方言。<sup>4</sup>
- (乙) 晉語：如魯歌《金瓶梅與山西及作者之迷》<sup>5</sup>、高坤讓《金瓶梅作者與河東有緣》<sup>6</sup>
- (丙) 湘方言：見彭見明《金瓶梅作者新考》<sup>7</sup>
- (丁) 吳方言：學術界早有南蘭陵，即江蘇武進的說法，不少學者對此有精闢的論述，如張惠英的《金瓶梅俚俗難詞解》<sup>8</sup>、陳詔的《金瓶梅中的寧波話》<sup>9</sup>，潘承玉的《金瓶梅新証》則認為是紹興方言。<sup>10</sup>以至 2005 年褚半農的《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sup>11</sup>等。

黃霖在為上述褚著作序時說：

說起《金瓶梅》中的吳語方言問題，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戴不凡、魏子雲等先生的影響下也曾經注意過。……如何能進一步去辨證這些詞語、語音、語法在吳語地區，乃至上海市郊存在的唯一性呢？顯然，這裡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與此同時，另有一批語言學家如朱德熙、白維國、李申、張鴻魁等，或作論文，或編辭書，紛紛強調《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等其他地方的方言，乃至有人從小說中找出北京、廣東、湖北、山西等地的詞語。不可否認，他們的工作也是卓有成績的。因此，到目前為止，恐怕只能說：《金瓶梅》中所用的方言是十分複雜的。<sup>12</sup>

筆者因為教學的需要，多次翻閱《金瓶梅》，也隨手摘錄書中一些閩粵方言的詞語。以下摘錄若干泉州方言詞匯，以見近代漢語詞匯分佈複雜的一斑。

<sup>2</sup> 鄭慶山《金瓶梅論稿》，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11-220。

<sup>3</sup> 霍現俊《金瓶梅發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sup>4</sup> 見張丹、王舒編著《金瓶梅的歷史謎團與懸案》頁333-339。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

<sup>5</sup> 見《山西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sup>6</sup> 見《運城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4期（Vol.18, No.2）

<sup>7</sup> 見《湖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sup>8</sup> 《金瓶梅俚俗難詞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

<sup>9</sup> 參看陳詔《金瓶梅小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sup>10</sup> 潘承玉《金瓶梅新証》頁127-131。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

<sup>11</sup> 褚半農《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sup>12</sup> 同上，頁3-頁4。

## 2. 說明

### 2.1

本文只選用較爲特殊的詞匯，限於篇幅，一些古代、近代漢語詞語保留在東南各種方言的，如「使」（使錢、差遣）、「飲」、「食」、「行」，因爲十分常見，欠缺特點，不予收錄。此外，限於篇幅，一些詞語如「交椅」、「妗」、「尾」（量詞）、「時節」、「禮數」，因爲欠缺特點，也暫予刪除。所舉例句，部份經挑選，並非書中的全部。

### 2.2

本文所用的版本，是齊魯書社與香港三聯書店於 1990 年聯合出版，由齊烟、汝梅校點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此本一般稱爲「崇禎本」，孫楷第又稱爲「說散本」，所注原文頁數即是這個版本。以接近原始版本的標準論，當然是選用「萬曆本」的《金瓶梅詞話》（「詞話本」）爲佳。「詞話本」的文字粗糙，較難通讀。「說散本」行文較流暢，語意也較明確，兩者確有不同，時代也有差別，詞語各有保留。如熟語方面，《詞話本》第八十六回有下列的句子：

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雞死了一雞鳴，誰打鑼，誰吃飯，誰人常把鐵箍子哉（戴）……」<sup>13</sup>

到了《說散本》的同一地方已改爲：

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sup>14</sup>

二者比較，「詞話本」爲韻文，押〔an〕韻，而「說散本」則散行，近口語。「詞話本」的「一雞死一雞鳴」，今日粵語仍常用，「說散本」刪這個熟語，幸而在七十六尚存一例，可見粵語此詞來源頗遠。本文用「說散本」，只是研究的開始，下一步，必須採用「詞

<sup>13</sup> 見香港太平書局本《金瓶梅詞話》第六冊，頁 2596。

<sup>14</sup> 崇禎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三聯書店（香港）/齊魯書社，1990 年，頁 1232。

話本」對勘，從而可以找到這本小說中更多的方言詞。

## 2.3

本文只從詞匯應用的角度作分析，而非本字的考証，故並無討論音類的對應關係。某些詞語和閩南話相當，音義皆合，如「生理」、「開桌」、「搬戲」等，可謂直接了當，無須解釋。但某些詞語，構詞與用字與閩南方言有距離，必須注意。例如泉州稱「棺材」為「板」，但泉州話沒有兒尾，和小說中稱「板兒」略有差別，這裡只取「板」這個中心詞加以討論（見下文 3.4）。又如 3.7 的「臭肉」，泉州話稱肉為〔hiak<sup>5</sup>〕或〔maʔ<sup>23</sup>〕，本字不應是「肉」。這裡的「臭肉」只取詞義與語感上的相同，是否即泉州話的原來詞語，難以判斷。因為我們不能證明《金瓶梅》的作者是用訓讀的方法來記錄這個詞，也不能假設作者心裡想的是泉州話的詞匯，但是以標準語的文字去書寫。

## 2.4

在下面的討論中，為節省篇幅，常用詞典採用簡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2002 年），簡稱《現方》。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廈門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2 年），簡稱《閩南》。

# 3. 詞匯（按筆劃序）

## 3.1 入來

1. 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鷄犬皆開去，不可入來打攪。」（第 62 回·頁 838-839）

即「進來」，泉州話以文言的「入」代「進」。此詞《現方》及《閩南》俱不收。

## 3.2 生理

1. 看官聽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第 57 回·頁 747)
2. 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尙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第 58 回·頁 768)

閩南方言「生意」說「生理」，見《現方》(廈門)頁 977，《閩南》頁 696。

### 3.3 快嘴

1. 說罷，潘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第六回·頁 79)

近代漢語喻人能說善道爲「快嘴」，最著名的有《清平山堂話本》的《快嘴李翠蓮記》，同一意義的詞語保留在今日方言中的，尙有「快嘴」(上海)、「快嘴子」(烏魯木齊)、「快嘴兒」(杭州)、「快嘴連兒」(哈爾濱)(《現方》頁 1924)。《閩南》頁 44 收此詞，寫作「快喙」，意爲「不加考慮，有話就說或好傳閒話的人」。泉州人喻會說話人爲〔k<sup>h</sup>uai<sup>55</sup>〕上聲，和「快」唸去聲不同，不知是否同一字。一說〔k<sup>h</sup>uai<sup>55</sup>〕的本字是「蒯」，漢人蒯通擅說話，故以此形容會說話的人，此解釋似乎太迂遠了。

### 3.4 板兒(材板)(板)

1. 花子繇道：「這箇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第 62 回·頁 830)
2. 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第 64 回·頁 869)
3. 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亂不出好板來。」(第 62 回·頁 832)
4.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尙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跟前，開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第 79 回·頁 1154)

5. 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第 62 回·頁 833）

6. 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第 64 回·頁 869）

泉州話稱「棺木」爲「板」，方言中極少類似用法，萬榮、婁底「指棺材」（見《現方》頁 2123、2124），崇明方言稱「材板」「做棺材用的木板」爲「板」，略爲「接近」。（見《現方》頁 1715）。《閩南》收此詞，意爲「指木製的棺材」（頁 19）。

### 3.5 紅糟

1. 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鱈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第 34 回·頁 436）

閩南人喜用紅糟做菜，故此詞並見於梅縣、建甌、福州、廈門等。紅糟魚、紅糟肉是閩南常見的菜餚。見《現方》頁 2997。

### 3.6 （吃）桌、（開）桌

1. 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鍊、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豬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第 64 回·頁 873）

2. 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峙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吳舜臣、兩箇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開桌**兒。（第 63 回·頁 859）

泉州方言備辦酒席叫「辦桌」，又叫「開桌」，指「擺筵席請客」，建甌（閩北）、福州（閩東）、廈門（閩南）都有此詞，可視作是閩語的特徵詞，見《現方》頁 4572。出席宴會

稱「吃桌」。《現方》頁 1383 柳州方言有「吃桌面」，意思也是「吃酒席」。「桌面」《金瓶梅》常見，用來送禮，如 49 回行賄蔡狀元即送若干「桌面」。

### 3.7 臭肉

1. 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肉**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第 24 回·頁 314）
2. 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第 32 回·頁 418）
3. 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第 39 回·頁 514）
4. 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第 79 回·頁 1155）
5. 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第 88 回·頁 1259）
6. 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且在這裡做甚麼哩！」（第 95 回·頁 1344）

泉州人稱人懶惰為「臭肉」，又說〔lam<sup>11</sup>luã<sup>33</sup>〕。廈門話「臭肉」只有「腐爛發臭的肉」，（《現方》頁 3262）或「肉臭」（《閩南》頁 106）。在《金瓶梅》中，此句與「賊」同用，即「賊臭肉」，是詈罵語。

### 3.8 起身（動身）

1. 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第 11 回·頁 136）
2. 月娘道：「他今日早**起身**，出門與人家送行去了。」（第 14 回·頁 183）

3. 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第 51 回·頁 657)
4. 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第 72 回·頁 1003)

「起身」有三義，一是「起床」，如揚州、廣州、柳州、東莞、梅縣等；二指「站起來」，如廣州、崇明、婁底。但泉州、揚州、洛陽、績溪、丹陽、南昌、于都、南寧都作第三個解釋「啓程、動身」，後者和《金瓶梅》的用法同。《現代漢語詞典》也收此詞，此詞分佈甚廣，或不算有特色。同書另用「動身」表啓程，如：

5. 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第 58 回·頁 753)
6. 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奴情願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第 99 回·頁 1404)

### 3.9 拷棹

1. 常二取**拷棹**望街上買了米，**拷棹**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拏進門來。(第 56 回·頁 734)

拷棹指用竹篾或柳板編成的盛物用具。徐州用柳條、雷州用竹篾，此外上海、蘇州、績溪也用這種器具，泉州音〔ka<sup>44</sup>lo<sup>55</sup>〕。(見《現方》頁 3099)。

### 3.10 逐日 (日逐)

1. 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里耐煩和他幹這營生！〔……〕」(第 17 回·頁 208)
2. 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第 61 回·頁 819)



3. **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第 100 回·頁 1412)

逐日，意為「每天、天天」。寧波也有相同的用法。(《現方》頁 3148)。是近代漢語常見的詞語，但多作「日逐」，作「日逐」的方言有崇明、上海、蘇州等，見《現方》頁 557。同書亦有用例，如：

4. 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里有富餘錢？』〔……〕」(第 21 回·頁 270)
5. 林氏道：「〔……〕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第 69 回·頁 949)
6. 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舖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第 95 回·頁 1354)

### 3.11 裝（粧）

1. 內中一個答道：「小的**粧**生，叫苟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第 36 回·頁 475)
2. 又道：「〔……〕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樊噲**粧**不過，誰這裡**粧**霸王哩？』」(第 54 回·頁 708)

泉州話說雕刻佛像為「裝（粧）佛」，說演戲扮演某角色為「裝（粧）」，常與「做」連用，如「伊裝做包公」。方言中，只有銀川方言有此用例，見《現方》頁 5021。

### 3.12 搬

1. 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第 64 回·頁 872)

閩南方言演戲說「搬戲」，又見於近代漢語中，「搬」戲是否由「扮」字而來，尙待考証，但二字一平聲，一去聲，聲調不符。由演戲進一步引申為放映電影也叫「搬」，如「搬電影」。見《現方》頁 4685。

### 3.13 曆日

1. 王婆笑哈哈道：「[……]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第三回·頁44）
2. 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箇裁衣的日子。」（第三回·頁46）
3. 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第三回·頁47）
4. 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匹絹與你做衣穿。」（第73回·頁1012）
5. 玳安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第75回·頁1047）
6. 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第76回·頁1075）

閩南方言與粵方言詞常有與現近漢語詞詞素顛倒者，閩南方言的「曆日」是其中之一，其原因是閩方言保留古漢語的用法。《周禮·春官·馮相氏》「以會天位」，鄭玄注「若今麻日太歲在某月某甲朔日直某也。」。《梁書·傅昭傳》「(傅昭)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現代作「日曆」，參看《現方》頁5690。

## 4. 小結

《金瓶梅》是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著作，如果能夠確定它產生的時代以及作者的身份，這本書提供的材料的價值自然更高。但如果倒過來，在這些混亂、複雜的材料去尋求作者，那就危險了。在《金瓶梅》作者的候選人中，就有泉州人李贄，我們不能附會他和書中個別泉州詞語有關，就認為這個說法可以成立。一來李贄的思想和文學觀念和表現情色的《金瓶梅》接近，二來李贄早已和不少著名章回小說因評點的原因拉上關係，大多是書商為了促銷而冒名，把李贄看作是《金瓶梅》作者不足為奇。一般人把這個說

法的出處定為王曇的《古本金瓶梅考證》，其實王氏也不以為然，他說：「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無行，何致留此穢言。」<sup>15</sup>可見王氏自己是不同意的。早在 1992 年，陳大康在《論金瓶梅作者考證熱》<sup>16</sup>一文，已對胡亂找作者的做法提出批評，其後在他的《明代小說史》第十三章的附錄《關於金瓶梅作者考證》<sup>17</sup>進一步發揮。本文引言中談及黃霖為褚著作的序文中，認為有關《金瓶梅》方言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恐怕只能說：《金瓶梅》所用的方言是十分複雜的」，如果想藉這些尚未確定的材料「就輕易地來證明作者的某某身份」，可以說是「可憐無補費精神」<sup>18</sup>。孟昭連的《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sup>19</sup>檢討了過去利用語言材料研究《金瓶梅》作者等問題，提出張鴻魁的看法，即《金瓶梅》代表冀魯官話，即河北和山東接界地區的方言，可以作為結論，「《金瓶梅》方言的南北之爭應該畫上句號」。

上述陳大康、黃霖、孟昭連的看法，是從小說史的角度說的；從近代漢語的研究角度看，對《金瓶梅》語言的研究還未到結論的時候。從它所用的詞語看，近代漢語在各方言區保留的情況是十分複雜的，閩粵方言的詞語，都可以在《金瓶梅》找到蹤跡。如粵語的「打橫」、「破費」、「家姐」、「爽口」、「裝修」等。我們不能根據這些材料說作者有粵語的背景還是閩語背景，這顯示近代漢語在流傳過程中散播廣泛的一面。研究者了解方言的種類有限，即使在方言調查日趨普及透徹的今天，也還有「言有易，言無難」的限制，所以盡量的把這些方言事實發掘出來，有助於近代漢語詞匯的研究，這項工作還是值得做的。

<sup>15</sup> 引自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 10，《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sup>16</sup> 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3 期。

<sup>17</sup> 見陳著《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年。

<sup>18</sup> 黃霖《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序》，同注 11，頁 4-頁 5。

<sup>19</sup> 見《南開學報》（哲學及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1 期，頁 43-頁 52。

---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

[songhing@cuhk.edu.hk](mailto:songhing@cuhk.edu.hk)

## Words in Quanzhou dialect seen in *Jinpingmei*

Song-Hing CH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cient words may be preserved in modern dialects, but the preservation may not have been as straightforward as one would have imagined. The *Jinpingmei*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betrays a dialec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ern (山東) and the southern (江蘇) regions. Some of its expressions are, however, maintained in the Min and Yue dialects. This paper identifies certain words that are characteristically Min dialects, including 「生理」、「(吃)桌」、「板」、「臭肉」、「曆日」 and 「裝(粧)」。 Because of the complex nature of lexical preservation in a dialect, caution is required when conducting an authorship study on the basis of linguistic features of a literary composition.

Key words: words in Min dialects, author of *Jinpingmei*, ancient Chinese words